



龙人作品集·乱世英雄系列

乱世猎人

龍人 著

武能斌

龙人著

乱世猎人

卷二十九

乱世英雄系列

人物介绍

蔡 风：北魏第一刀——蔡大将军之子，资质天生，本性忠厚善良，身怀天下绝世剑招“黄门左手剑”，因初涉江湖，无意中谋杀了义军首领破六韩拔陵之子，顿被整个北方义军视为大敌，故此名动天下。

蔡 伤：师出禅门，以释道大小无相神功，催发天下第一刀式“怒沧海”，名震天下。久经沙场，稀有败迹，却因种族歧视，在南北两朝大战之时，得不到援兵，大败而归，引来灭门之灾。

黄 海：蔡门家将，数百年间能将“左手剑法”练到出神入化惟此一人，因其本性与世无争，故此离开师门，后却得其师妹之助，明白师门之秘，成立“同心会”（破魔门），被人视为剑道宗主。

尔朱荣：鲜卑族中第一家族之主，名将数千，被世人视为天下第一高手，后却因与变为毒人的蔡风交手，

不分高下，便在达摩入主中原之时，将魔道最高的武学“天魔册”译出，被十大魔宗视为魔主。

田新球：一位在逆流中突出的魔道人物，其身怀的魔学、毒术堪称绝世无双，号称“金蛊神魔”。江湖新秀蔡风为救红颜知己在大柳塔战役中误入圈套，被其所虏，以万毒刺激蔡风体内的潜能，又以“熬鹰之法”使他变为一个拥有自己毅志却又忠心不二的毒人。

凌能丽：蔡风的红颜知己，大柳塔战役中因蔡风失踪，便立志习武，得到蔡伤之助，拜五台老人为师，服下蔡伤所制的禅门灵丹，终至大成。

凌通：凌能丽之弟，一位天生剑才，本性机灵古怪，后机缘巧逢，练成了传说中剑道之巅的至高武学——移岳诀！

葛荣：蔡伤的师弟，一位胸怀雄心壮志之人，成立葛家庄，势力遍布江湖，又以独特的手法，通过经商聚财和收集天下各方信息。

万俟丑奴：南朝义军中身坐第二把交椅之人，与黄海同出一门，在剑道上成就非凡。

尔朱追命：尔朱家族第三高手，因与十二死士在雪原伏击黄海而死在万俟丑奴与黄海联手而发的雪天剑

网之下。

石中天：一位被公认为天下智慧至高之人，在蔡氏灭门之时，用智慧救出了蔡伤之子。

铁异游：蔡伤十大家将之一，因蔡府被灭，隐姓埋名，以“尤一贴”之名在江湖中行医寻主。

刘瑞平：一位身出世家的千金小姐，同时也是位与天下第一武学关系密切之人，因无意中救了身受重伤的蔡风，便被其独特的气质所吸引，后经种种曲折，终成为蔡风的红颜知己。

陶弘景：绝世神医，天地间惟一能解金蛊神魔田新球所施万毒之人。

武帝萧衍：南朝之帝，身怀绝世武学，却因娶了黄海师妹为妻，与黄海结下夺妻之恨。

破六韩拔陵：北魏义军首领，智勇并存，却多次栽在一位初涉江湖的少年之手。

杜洛周：“葛家十杰”之首，隐姓埋名，混入义军，却因其身怀野心，不为葛荣所用，最终死在葛荣所设的妙计之中。

游 四：“葛家十杰”之四，本性善良，计谋百出，得到葛荣重用。

胡秀玲：北魏太后，蔡伤的初恋情入，后因与蔡伤私奔，

便用“以假乱真”之计脱身，不想却被魔宗利用，导致蔡伤身受重伤。

元叶媚：元府千金，自幼订亲，这位使蔡风一见钟情的少女，无意中被蔡风所救，而被他的智慧与气质深深吸引，使其徘徊在爱情与亲情之间。

长孙敬武：元府家将，也是导致蔡风涉入江湖之人。

彭连虎：南朝第一刀郑伯禽之徒，但其资质天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南朝立下汗马功劳，终得武帝萧衍重用。

尔朱兆：尔朱家族年轻一辈中最杰出的高手，他智才双全，深得尔朱荣的器重。

三子：太行山猎人，蔡风的童年好友，跟同蔡风在大柳塔战役中被田新球所虏，却经数劫而不死，后终成一代高手。

第一章 残缺之风

林间很静，雪野之中，一切都是那般苍茫，鸟雀很少，“扑哧哧……”的只是那些鸦鹊，这种世界格外静谧。

蔡风坐在地上喘着粗气，他真的想大笑一场，不过，他这时的笑或许会比哭更难看一些。从这里到客栈只不过十余里路，而此刻蔡风却行了半个时辰依然未走一半，还在途中休息了三次，若换成以前，那只是转眼间的路程。如此下去，他也不知什么时候能赶回客栈与三子会合，而让蔡风担心还不止途件事，他更担心叶虚，这个突然出现中土的神秘人物，也是一个超乎他想象的厉害角色。

蔡风的伤势的确很重，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一场劫难，可冥冥之中自有主宰，想逃也逃不掉，让他一遇上。

雪地之上，一长串深深的足迹延伸向远方，似乎像一条长长的尾巴悠然拖地。

蔡风有些无可奈何之感，此刻如果有人尾随着足印追来，很快就可以追上几乎没有什么反抗之力的他。

叶虚的那一击的确太过可怕，几乎将他五内击得碎裂，不过，叶虚并没有杀他，也许，叶虚会后悔，当然，那只是蔡风的想法。每一个放过蔡风的敌人都会后悔，蔡风活着，那他的敌人就绝对不会得到安宁，这点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光秃秃的树杈被风吹得呜呜作响，天气仍然极寒，蔡风出道至今很少感觉到冷，今日却颇有些凉意。

蔡风的脑子在飞转着，他在考虑如果此刻有敌人追到，那该怎么办？现在即使一个普通的武林人物都有能力杀死他。这时，他只盼望自己留下的记号能让三子尽快找到，并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因为叶虚极有可能再派人前来追杀他，既然他们已经成为仇敌，叶虚又怎会让一个对他绝对有威胁感的敌人存在于世间呢？

何况叶虚并不是一个守诺诚信的君子，否则叔孙怒雷也不会再次中毒了。

想到叔孙怒雷，蔡风禁不住微微有些不解，叔孙

怒雷究竟是谁救走了呢？

而这个人一直能够潜伏于他们的身边，即使连叶虚也未能发现，可见此人的功力和轻功之好绝对可以列入顶级，而江湖之中又有几人拥有那种身手？

那人救走叔孙怒雷的时机把握得如此之准，的确难得！

如果这人是叔孙怒雷的朋友，又为何不出手相助自己，至少此刻也得显身帮他一把呀。

“也许这人是惧怕叶虚的武功。”蔡风心里这么想着，他第一次感觉到一个对手的可怕，叶虚就是这样，其实叶虚的可怕并非全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他的属下皆是一等一的高手，与蔡风交手的四人尤其是如此，竟然能够在黄海所传的三大杀招之下仍能不死，这使蔡风不能不对他们四人重新进行估计。不过，那四人的厉害只是在他们的阵法配合之下，若无阵法相助，蔡风绝不会让他们活在世上，但阵法也不能不算手段，这是一种手段，杀人不一定得全凭武功，任何手段都可以用，他们以阵法对敌，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让蔡风感到头大的，却不知叶虚究竟还有多少像那四人一样的高手呢？

泰山之顶又将是怎样一种战局？

吐谷浑入主中土又是为何呢？

叶虚对付叔孙怒雷，难道就是因为唐艳为报琼飞之仇吗？

这似乎有些说不过去，而叶虚与唐艳又是什么关系？

他们为何会走到一起？

以叶虚的才智仪表，难道会为了哈风而战？

“不会，绝对不会！”蔡风心中肯定地否认道，叶虚绝对不会是那种重情重义之人，他虽然与叶虚只是初次见面，但似乎对叶虚极为了解。蔡风很自信自己看人的眼光，他总觉得叶虚不是感情用事的人，而是一个极富心机，也是极有野心的人物，更不会做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蔡风相信自己的判断。

叔孙家族绝对不是好惹的，为了一个女人而与整个叔孙家族为敌，当然不是明智之举，甚至对吐谷浑国也是一种危害。除非叶虚自身本就想对付叔孙家族，否则他无论如何也需考虑一下那之中的后果。

叶虚在吐谷浑的身分绝对不低，甚至很可能是吐谷浑的王族中人。

蔡风深深地吸了口气，他体内的无相真气有自发

的疗伤之效，每次坐下来休息片刻，体内便恢复一些真力。这当然是件好事，如果体内的无相真气也失去了作用，那可真是让他头大如斗了。

有一片干枯已久的叶子自树上掉落下来，这片叶子竟然在枯枝上奇迹般熬过了一个冬天，的确是一件值得称奇的事。这片林子之中松树并不多，不过在前面不远处倒是一片密密的松林，林中藤蔓相缠，蔡风记得自己是自那片林子穿过的。

枯叶飞，如一只瘦蝶，飞旋、卷舞，蔡风的脸色却因此而变得更为苍白。

“唻……”同时蔡风很自然地摆动着脖子，树叶翩然掠过蔡风的肩头，但却在他的肩头削下了一块皮肉。

一片叶子，杀人的武器，而凶手并未见到踪影，也许，那并不是一片叶子。

蔡风挣扎着站起身来，但却又歪坐在地上，他不仅没有能力避开那片枯片。甚至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这的确是一种悲哀，一种沦为他人猎物的悲哀。

该来的人终还是来了，蔡风却似乎失去了先兆，或许是刚才想问题想得太过入神，抑或来者的武功已

超凡入圣，但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件好事。

不是件好事，蔡风的心有些发凉，那神秘的敌人藏身于哪个方位他也不知道，但能够以叶伤人的人绝对是此刻的蔡风所无法抗拒的。

血是热的，雪是冷的，冷热交替就像此刻蔡风的心。

“阁下有此等身手，为何仍要鬼鬼祟祟？要想取我蔡风的命，此时对阁下来说还不是轻而易举？”蔡风伸手轻捂肩头的伤口，有些漠视生死地道。

林间空寂，声音便若雪花一般轻悠，蔡风的话语有些虚弱，但如果有人置身林中，定能够清晰地听见。

“哧！”一根断枝如箭一般标射而至，直射蔡风的肩头。

蔡风“呀”地惨叫一声，他无法躲避，此刻似乎连动一个小指头的力气也没有了，也就只好眼睁睁地望着血花四溅，断枝无情地插入了肉中。

一阵“沙沙”之声传入蔡风的耳朵，他的眸子之中闪过一丝恨意，但更多的却是无奈。

“哈哈……想不到鼎鼎大名的蔡风，连根树枝也挡不了，如果传扬出去，定会让人笑掉大牙，真是有

趣！”一阵极尽揶揄的笑声自蔡风的侧面传来。

雪层被采得“吱嘎吱嘎……”作响，对方并没有刻意显出他的功力。

蔡风怒极地扭头瞪了那人一眼，那是一名极为高硕的老者，竟是为叶虚赶车的车夫之一，也是接住哈风的那名车夫。

蔡风极力想站起身来，但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缓缓地向后移退了两步，他似乎有些畏怯来者，想尽力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

车夫又笑了笑，笑得十分得意，似乎是为蔡风的表现而得意，抑或他极喜欢看人的狼狈样。

蔡风的模样的确够狼狈的，鲜血顺着树枝滑出，在树枝周围的衣衫上泛起一圈美丽的涟漪，加上肩头的血红，感觉就是一只受伤的野狗，特别是蔡风的目光。

那名赶车的车夫也有这种感觉，也许这就是他好笑的原因吧。

“什么中原年轻第一高手，只不过是一只落水狗而已！”那车夫有些轻蔑地望了蔡风一眼，鄙夷地笑道。

“阁下既然如此说，那咱们可是同路了，你是走

狗，我是落水狗，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蔡风脸上肌肉抽动了一下，依然故作淡然地笑道，他从来都不会在口头上输给别人。

那车夫大怒道：“你找死！”

“我就是不说也是死，难道被你羞辱一顿，就可以活下去吗？”蔡风好笑地反问道。

那车夫一愕，怒火反西平复了下来，他的确没有必要与一个将死的人去计较什么，那似乎有失身分。

“你说得很对，无论如何，等着你的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死！”车夫狠声道。

蔡风苦涩地笑了笑，稍带侥幸的口气道：“我们似乎并没有深仇大恨！”

“那并不代表我不杀你！”车夫静静地立在蔡风一丈远处，那高硕的身材产生一股无形的压迫感，这比他坐在车辕之上时有气势多了。

“我早就知道叶虚并不是个守信之人，不过，他比我想象中更为虚伪，本还当他是对手，看来是我高估了他的人格！”蔡风以进为道，激将道。

“你不用以言语相激，实话告诉你，杀你并非王子的主意！”车夫并不想隐瞒什么。

“王子？你说叶虚是吐谷浑的王子？”蔡风微微

吃了一惊，问道。

“不错，他就是我吐谷浑的大王子，你也不必惊讶什么，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之处！”车夫傲然道。

“那你连王子之命也敢不听？”蔡风试探性地问道。

“哼，你别拿王子来压我，这次要杀你是国师的命令，王子并没有说一定要保你平安，如果你要死，他自也不会阻拦的。”车夫冷笑道。

蔡风算是死心了，可是仍有些不甘地道：“你们国师是怕我在泰山之巅杀了你们王子，这才要在上泰山之前将我除去，是吗？”

“呸，就凭你，也想胜我们王子？简直无稽之谈，痴人说梦而已！我们国师之所以要杀你，是因为你杀了一个不该杀的人！”车夫似乎有些怜悯地道。

蔡风一愣，疑惑地问道：“我不该杀的一个人？那人是谁？”

“卫可孤！你当初如果不策划那什么大柳塔之战，老夫想以我们国师爱才惜才的性情，也许可以饶你一命也说不定！”车夫无可奈何地道。

“卫可孤和你们国师又是什么关系？”蔡风心中大惑。

“卫可孤的本名叫桑达也金，也是我们国师失散多年的亲弟弟！此刻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要杀你了吧？”车夫望着蔡风那似乎极为惊讶的表情，冷冷地道。

蔡风感到一阵无可奈何，他的确没有想到死了两年的卫可孤竟然还有个亲哥哥，而且偏偏在这个时候插上一脚，看来这个天地也的确太小了。

蔡风深深吸了口气，竟然笑了起来，笑声越来越大，只笑得那车夫莫名惊愕。

“你笑什么？”车夫有些不解地问道。

“咳咳……”蔡风笑到最后，终于咳出血来，他伤得的确太重。

笑声依然在林间飘荡，愈飘愈远，只是蔡风的脸色显得更为苍白了。

“我笑命运捉弄人，上苍要这样惩罚我，我也只好认命了。能告之你们国师叫什么名字吗？如果阴间真的有公堂，说不定真可以去告他一状，岂不有趣？”蔡风神情古怪地道。

那车夫竟也感到好笑，他似乎没有想到蔡风竟说

出这番话，也大感有趣，不由道：“如果真要告状，你连我也一起告好了，请记住清楚了，我叫桑拉，我们的国师叫桑达巴罕！”那车夫说完眸子之中闪过一丝阴冷的杀机。

蔡风脸上的神情依然古怪，桑拉却已经出手了，出手一鞭，正是那条赶马鞭。

只要能杀人，任何东西都是利器，赶马鞭极短，但缠绕蔡风的脖子还是足够的。

蔡风没有闪，他也闪不开，更没有力气闪，但他的眸子之中现出了一丝阴冷的杀机，不过那只是一闪一灭间的事，没有人觉察到，也没有人能够读懂那之中的含义。

鞭，如灵巧的蛇一般缠上了蔡风的脖子，注满真气的短鞭只要稍稍一拉，蔡风的脑袋就会如球一般滚落。

而桑拉的眼睛却在这一刻变绿了，因为他想不到的事情也在此刻发生了。

蔡风的手中多了一柄刀，短刀，只不过一尺二寸长的刀，精巧而别致，更在雪花和斑斑阳光之下闪耀着凄寒的冷光。

单凭一柄刀并不能让桑拉感到心惊色变，桑拉色